



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呂太后者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諡曰呂宣王

高祖微時妃

漢書音義曰諱雉

生孝惠帝

漢書音義曰諱盈

女魯元太后及高

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

如淳曰姬音怡象妻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妻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通門作

漢曰漢伏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二千石世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

愛幸生趙隱王如意

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

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

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

正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

官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

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

為將長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死事封其子呂

台為酈侯徐廣曰酈一作鄭子產為交侯徐廣曰台弟也次兄呂釋之

為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一年卒謚康王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

樂宮太子龍衣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

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

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

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

交為楚王兄子渾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屠屠天芮

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迺

作來巷

大傳曰列女傳曰同宣姜后說

囚戚夫人而召趙

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

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

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

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微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

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

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

得聞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

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雅劭曰醪食類以

其羽畫酒中飲之立

孝明孝惠還徐廣曰舉猶比也諸趙王已死於是迺

從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
 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輝耳飲瘖藥使居
 厠中命曰人彘居數日廼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
 見問廼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
 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
 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
 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
 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也之禮
 太后怒廼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
 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廼恐自起從孝

惠卮索隱曰是音抃也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

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說

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從諸侯同姓者主之故

謂之公羊言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羊所食曰邑諸侯三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謂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謂我之比故云公主贊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

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

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

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

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素隱曰漢官圖城四

年築東西五年築北西漢高祖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諸侯來會十月朝

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南濫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

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

得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

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疆曰帝母壯子太后

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

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必安

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此疆計太后說其哭

乃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駟按漢書

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

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

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

呂氏非約也大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

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大后稱制王昆

弟諸呂無所不可大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

曰始與高帝嘔血盟嘔鄒氏音史按反又云或作嘔又音丁牒反諸君不在

邪今高帝崩大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

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

折度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

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大后欲廢王陵乃拜

為帝大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

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辟陽信都之縣名

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

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乃追尊酈侯父為

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呂太后欲諸呂呂

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徐廣曰姓馮為博城侯

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生魯王

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王王大章為朱虛侯

曰虛音墟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

曰姓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乃封

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子也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

長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太后欲王呂氏先立

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韋昭曰今子不疑為常山

王子山為襄成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太

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

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曰

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

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謚為

肅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漢書云秋四年封

呂頹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呂更始為贅其侯徐

表云呂后弟子淮陽呂忿為呂成侯及諸侯丞相五

相呂勝為贅其侯

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滋侯徐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宣平侯女為孝惠皇

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

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

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

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迺幽之

求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

治為萬民命徐廣曰一者無此字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

權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權欣交通而

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感惛亂不能繼嗣

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

長語

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

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

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

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

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虛關侯武為淮陽

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

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

居為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

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

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

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西直邸不見令衛圍守
 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
 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強授我妃我
 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護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
 忠臣兮何故弃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與直徐廣曰舉一作與
 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
 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
 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晷晦太后惡之心不
 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
 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六傳立皇子

平昌侯大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
 弟呂頊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
 主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劉澤為琅玕
 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
 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
 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從人酖殺之
 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甲即自殺
 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弄宗廟禮察其嗣宣平
 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
 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

女城內無安福

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兒子也前上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

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為趙王太

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

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六年十月

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

東平侯三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

徐廣曰高后掖忽弗復見上之云趙王如意為崇高

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

母孤弱廼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

昌侯徐廣曰食細陽之池陽鄉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

釋為建陵侯徐廣曰一建陵侯受事漢嬰為中謁者後漢書

呂榮為祝茲侯徐廣曰呂榮是呂氏諸中官者今成皆為

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關關內之邑

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詠

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

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

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母為人所制

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白王子封

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將相列侯郎吏皆賜秩賜

王王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

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

高后已葬

皇南諡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

以左丞相審食其

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

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

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朱敢發朱虛侯婦呂

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

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

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

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

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

齊王迺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

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

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

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

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

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

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

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

迺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

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

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

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以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決。呂祿信，遂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

軍呂氏今無處矣廼悉出山王寶器散堂下曰毋
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死八月庚申旦平陽侯
密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
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
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廼趣
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廼馳告丞相太尉太
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徐廣曰尚符節張晏曰
也尚主也廼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
今符節令典客劉揭漢書百官表曰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
官也掌諸侯歸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

呂祿以爲酈兄

徐廣曰音現字也名寄

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

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

氏右禮爲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爲劉氏太尉行

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

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

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

平陽侯告衛尉母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

已去北軍廼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

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

呂未敢訟言誅之

徐廣謂訟一作公駟案章昭曰訟猶公也

廼遣朱虛侯謂

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

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也朱虛侯已殺產帝

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

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

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

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管殺

呂類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王成帝太

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

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

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

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

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今孝惠子之

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

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

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

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

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駟

弘治三年

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
 為少母家又惡廼曰代王方彥高帝見子最長仁
 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
 於天下便廼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
 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曼曰備漢朝有變欲
 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文穎
曰即閏九月也律曆曆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
 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以閏月晦日己酉至長
 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奏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
 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
 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侯滕
 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

左右執戟者招兵罷去音廣曰有數人不肯去兵官

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廼召乘輿車載少帝

出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註
 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

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音廣曰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

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
 大駕小駕法駕

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
 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二十六乘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

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

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廼謂太尉太尉

往諭謁者十人皆倍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

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

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
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
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
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呂后本紀卷第九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文皇帝

漢書音義曰諱恒

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

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

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

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

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

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

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

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啖血

京師

公羊傳曰京大帥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

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

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
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
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
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
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
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
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
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
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
姓弗為使其黨寡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

之親外畏吳楚淮南銀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
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
甚大臣困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

應劭曰以荆 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

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而
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
基葉文帝亦襲父 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

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
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
薄昭還報曰信矣母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

泉如公三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轎詣長

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望昌至

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

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

請間三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

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

之遂馳入代邸群臣從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

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敖宗正劉郢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

次王時光伯入為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卬居典客劉揭皆

再拜言曰子弘坐可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

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死白妻羹頡侯終毋金媵也列侯頃王后代

一妻駟案蘇林曰仲子濞為吳王故追謚為頃王也如淳曰

心謂以安侯時呂頡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鄴侯又宗室表此

王后也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

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

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

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寡人不敢當群臣皆

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者

東曰一曰西二曰南三曰北而故西鄉生三讓不受丞相平等皆曰臣

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

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

聽臣等臣謹奉天子勅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
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
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
宮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奉天子法駕迎于代
郊皇太后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
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
於是夜下詔書曰聞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
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
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
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一級女子賜牛酒酺五日文頌曰漢律三丈已上無爵者

飲食五日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瑯邪王澤為

燕王卒亥皇帝即祚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
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
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王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
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
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
眾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
丞相陳平與太尉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
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眾平侯通持節承詔
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根印益封太尉勃

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
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
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徐廣曰一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
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
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
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
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
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
則民慙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
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

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
曰陛下加大惠德其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
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正月有司
言曰彘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
不德上帝神明未敢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
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蘇曰
彘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
曰彘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關
也更歷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

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

三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

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

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

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

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

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

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

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

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

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

議不宜子，其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

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

為後不欲獨饗其福，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正月乙巳也。三

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

為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

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

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

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

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

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

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

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上曰

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二

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

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

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

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君清音靜秋封故

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

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與尊位禍且及

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

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

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

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

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遺太了張晏曰為吏謂以物大夫為兼官者即

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不

已又食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

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

之以菑苗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

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

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黷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漢書音義曰。憫然猶介然也。非對非也。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素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曰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黃帝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

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蹈藉也。朕親率耕。以給宗廟。采盛。應劭曰。采。器中。盛。稷曰。采在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善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庭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木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

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

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漢書音義曰是

也謾者而後謾而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

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

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鑄虎符

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軍當發兵遣使者至

符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簡五枚長五寸簡

以代古之璋璋從簡易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詔

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

列侯之國終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灌嬰

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

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

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其泉蘇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

今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越中刀佩帶民西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六月帝曰漢

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其

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

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

轢邊吏入盜其教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

五千詎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

發中尉漢書百官表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

發中尉漢書百官表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

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
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留游太
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
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
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徐廣曰姓續以文帝
十一年卒謚曰敬為
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適詔有
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誅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
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
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年云作來也綱案張晏八
日雖始與興居反今降赦之
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侯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
處毋變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
竒謀反遣人使聞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
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奔南帝不忍致法於王赦
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徐廣曰漢書本
或作却字或直都云即越郡都乃本是西南夷
爾時未通嚴道有却楚山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
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
三人為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惠興
百言之非且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于下禮劭曰

官移過于下國
求諱之故曰秘

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

齊大倉君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徒繫長安夫
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君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
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
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
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
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
入為官婢贖父刑非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
悲其意乃下詔曰世益聞有虐民之時畫衣冠異章
服以為僂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

讀文帝書

使人忠厚和

平不敢躁偽

李奇曰約法三章無刑之謂則有肉
刑孟康曰刑刑二左右趾合凡三

而茲不止其咎安在非

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
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
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
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
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
曰農辰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
之賦是為不末者母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
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
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

尉印徐廣曰姓孫討其子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

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

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

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

皇太后固要帝此傳曰必不帝乃止於是東陽侯張

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徐廣曰為內史欒布為將軍

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

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

久無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

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

百石酒高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

如漢曰宜福也賈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

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

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

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

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

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

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

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

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

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漢書音義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為勞

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

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荅

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

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帝並修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荅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

子始夏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

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

外之國或不寧也夫四禁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

內勤勞不處二楮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

遠達也閒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

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

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

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

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於道

軌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

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弃細過借之大道結兄

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

中大夫令勉徐廣曰勉初漢書百官表為車

騎將軍室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

句注應劭曰山脈名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

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驕案如傳曰長安圖細柳倉

是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於軍

棘門徐廣曰在渭北驕案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以備胡數月

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嶺弛

山澤韋昭曰弛廢廢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負發倉庫

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孝文帝從

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

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徐廣曰露一作臺召臣

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

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絺衣如淳曰黃誼云身衣阜絺

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

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

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

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

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

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

原始反終之語

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借

人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

徐廣曰年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矣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又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

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

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

靡有兵革徐廣曰一云方朕既不敏常畏

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

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

臨三日皆釋服母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

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也謂無新

經帶無過三寸母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

母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

輕車介

與發聲也得其哀悲之有

作跪也

輕車介

士也

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綠也織者禪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 佗不在令

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過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 毋有

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長入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

遣歸家重絕人類也 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徐廣曰

案漢書百官表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 為將屯將軍李奇曰馮奉世為右將軍以將屯將軍為名此豈主

諸屯 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守壙墳瘞事者 發近縣見卒

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

軍武乙巳漢書云乙巳葬皇甫謐曰霸陵去長安七十里 羣臣皆頓首上尊號

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龍衣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

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 制禮樂

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

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 奏武

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

書五行舞冠冕衣服法 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

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 除

誅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

五行色見禮樂志

欲不受獻徐廣曰威一作德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蘇林曰刑不及妻子

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

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

德厚侔天地李奇曰作齊等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

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

廟為昭德之舞文頴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德

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于萬世永永無窮

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

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

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

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

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

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

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

天子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商陽太

天子歲獻祖宗之廟禮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請著之竹帛宣布

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

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

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

不用殺也

盛也。虞虞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史記卷第十

予况孝文之昭其與與唐虞之衣之也。上

下也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孝景皇帝者，漢書音義曰諱啓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

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

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

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為孝文立太宗廟。

今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徐廣曰：漢書亦作係，鄭說

本作係，首奚又案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男子二十而得傳。四月壬

午，孝文太后崩。廣川、長沙王皆之國。丞相申屠嘉

卒。八月，呂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彗星出

十力中

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

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

內史殺羽為縣徐廣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駟乘地理志百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分心也為左右及殺羽為縣

皆景帝二年不得皆如徐所云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徐廣曰漢志無燔

雒陽東宮大殿城室徐廣曰雒一作淮吳王濞楚王戊趙王

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

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

之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敖等與謀反者

封大將軍竇嬰為魏其侯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嬰

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子勝為中山王

濟北王志為菑川王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

為江都王齊王將廬燕王嘉皆薨徐廣曰表云五年薨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王六月甲戌赦

天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復置津關用傳出

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七國新以備非

常也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傳音撥傳而傳一國行書

緡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冬以趙國為邯鄲郡地理志趙國景

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五月募徙陽陵子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巨

公子矯為隆慮侯徙廣川王為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江都丞相嘉姓

為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為平曲侯趙丞相嘉姓

日姓蘇為江陵侯故將軍布為郿侯梁楚二王皆薨後

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徐廣曰種一作填

七年冬廢粟太子為臨江王十二月晦日有食之

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

條侯周亞夫為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為

皇后丁巳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徐廣曰一作應為繩侯故

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為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

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

八寸

寧二年二月匈奴效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

來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子寄為

膠東王封四侯文穎曰楚相張尚本傳趙表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

其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

徒來降皆封為列侯立皇子方乘為清河王三月

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挑侯劉

全為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
外案三輔黃圖東出北第一門曰宣平門外曰東都門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
璣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

為德陽宮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

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

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雪四

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

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

識為濟陰王梁分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為大理

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漢書百官表曰

長信詹事漢書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六

秩二為長信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長信宮則

行為大長秋漢書百官表曰將行秦大行為行天子死

為大常漢書百官表曰奉常典客為大行治粟內史為大

農漢書百官表曰治粟以內為二千石京師府藏置左

右內官屬大內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

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

五月丙戌徐廣曰丙一作田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

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

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建陵侯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郅將軍擊匈奴酺五日

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綬

布止馬春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

之國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又省之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租長陵

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徐廣曰

一作圖字所未詳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

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皇皇帝崩皇帝崩皇甫謐曰帝以孝惠七年

生年四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為父後爵一級天

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

為孝武皇帝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甫謐曰陽陵三

月封皇太后弟蚡蘇林曰蚡音臚鼠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

侯置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末

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

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

信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史記卷第十一

予以此孝景一世安兵何少厲哉

實是瑞

孝武本紀第十二

太史公自序曰作今本紀又其述事比皆云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

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褚先生名少孫漢傳上也

史記第十二

孝武皇帝者

漢書音義曰諱徹

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

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

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

位為孝武皇帝

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

孝武

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神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

矣

徐廣曰六十七年歲在辛丑

天下又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

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

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

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

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姦利事徐廣曰織召案

綰臧綰減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

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

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

上林中號氏觀徐廣曰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

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兄弟宛若祠之其

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姻案蔡邕

君儀比長公主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則厚禮置祠

之內中間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而李少君亦以

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李奇曰食穀道引或其尊之少

君者故深澤侯徐廣曰姓趙入以主方徐廣曰建納於天子

姻案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

物卻老如淳曰物鬼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

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

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

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嘗

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

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

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

弘始三年

天

一

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

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

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

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並壽而

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

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

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

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

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

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錘常昭曰史實舒受其方

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秦人薄誘忌

秦祠秦一方曰天神貴者秦一秦一佐曰五

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

日徐廣曰云曰一大牢具十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

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

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

一地一秦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秦一壇

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

解祠祠書帝用一象破鏡孟康曰象鳥名食母破鏡

百地名有基也實曰已

常昭曰史實舒受其方

秦人薄誘忌

徐廣曰云曰一大牢具十日

孟康曰象鳥名食母破鏡

齊用之破鏡如龜而虎眼或曰直用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身青月自為東使以賜百官以懸鳥故食之

服虔曰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舉山山君地長用牛

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漢書音義曰令祠

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苑

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

郊雍獲一角獸若鹿然音昭曰楚人謂有司曰陛下肅

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

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谷于天

地晉灼曰符瑞也璣曰風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

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

之常山王有臯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

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后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其明

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

懷王問之母也駟案桓譚新論云武帝有夫人卒少翁以方術

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

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

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

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漢書音義曰

丙寅一白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畫雲氣車天

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

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群弗知也言此也腹
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
其手書問之人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
手掌盤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其
承甘露也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
游水水名在臨淮淮浦也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
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韋昭曰即神君言曰天子
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
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善已謂愈也大赦天下置書言神君

宮也贊曰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濟兮壽宮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曰大禁
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
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書言然常以
夜天子被然后入漢書音義曰崇絜自被除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
食所欲者言行下李奇曰神所飭言上輒為下之又置書言北宮張羽
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
命之曰書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毋
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書
以名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

角獸曰元狩云

徐廣曰案諸紀元光後有元朔元朔後得元狩

其明年冬天子

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母祀則禮不吝

也有司與太史公

韋昭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太史公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撰

祠官

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令陛下親祀后土后土

宜於澤中園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

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更始立后土祠

陰睢上

徐廣曰元鼎四年時也駟案蘇林曰睢音誰如睢曰四岸特堆壘長四五堂廣二里餘高十丈分陰縣在

后土祠在縣西汾在睢之北西流與河合也

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

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

以奉先王祀焉是歲褒子始巡郡縣信尋於泰

山矣

晉灼曰遂往之意也

其春樂成侯

徐廣曰姓丁名義後與樂大俱誅也

上書言樂

大樂大膠東宮人

服虔曰王家人

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

而為膠東主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

孟康曰東王后

母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

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

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

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又見樂大大悅大為

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

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為臣賤不

益也

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予方。臣數言康王
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
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
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
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
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
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
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
先驗小方。關旗旗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
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

此亦樂音記信樂也

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
詔御史共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臯陸隄。絲
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

焉。韋昭曰言樂大能通天意故封樂通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漢書音義曰般水陸也

也武帝云得樂十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得道若飛龍在天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

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韋昭曰樂通臨淮高平也賜列侯甲第。

音義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漢書音義曰或曰斥不帷用也韋昭曰自右左

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王康曰衛長公主如淳曰衛長

子姊也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公主衛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駟案比帝女也而云長公主未詳齎金五萬斤。更

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地理志云東萊有當利縣天子親如五利之第。

三〇八

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時

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

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

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

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宮

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

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

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挽服虔曰滿手曰搃

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

曰錦為民祠魏雕后土營旁見地如鉤

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恐眾鼎文鏤無款識韋昭曰怪

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

巫錦得鼎鼎無款詐乃以禮祠迎鼎鼎至甘泉從行上

薦之如淳曰以鼎鼎從行上至至中山徐廣曰河漢書豐

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

以祭云至長安徐廣曰上言從行公卿大夫皆議請置

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

為百姓育穀今年豐稔未有報鼎曷為出哉有司

皆曰聞昔大帝與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

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

輔謂日出清澤為

或曰祭鼎平

晏嬰而温也

甘泉將結之於天也

徐廣曰河漢書

豐

金鑄九鼎皆嘗賜耳徐廣曰黃帝也賜音賜皆上帝居之

服虔曰以祭祀上帝或曰嘗身也遭聖則興遷于夏商周德衰棄之社

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祖基自羊祖牛音

及音鼎音謂之音鼎音絕大不虛不驚胡考之飛今

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音白雲降

章昭曰與中山所蓋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無蓋也言路見黃雲之氣也

弓乘矢音也音四矢為乘集獲壇下報祠大饗音惟

命而帝者心知其意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也宜見鼎於其廟而合德焉

宜見於祖禩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

蓬萊者言音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

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

泰一之佐也且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

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

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

鬼臾區漢書音義曰區黃帝時人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筮是

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

日推筮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

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

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

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

鬼

亡

鳥

鼎

則

善功字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李奇曰說仙道得封者七十國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中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鳳戴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

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

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

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徐廣曰一作寒門者谷口也漢書音義曰黃帝仙

於塞門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阪荆

山在馮翊懷德縣鼎既成有龍垂胡顛下迎黃帝黃帝上騎

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

得上乃悉持龍顛龍顛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

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顛號故後世因名

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

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

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鄉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

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

壇三垓徐廣曰垓次也雍案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也五帝環居其下各如其方

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泰一所用如雍

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犂牛以為俎豆牢具

而五帝獨有俎豆豈昭曰無奉牛醴之屬醴進其下四方地為

餼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

色白鹿居其中處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音居器反肉汁也駟案晉

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辛則衣

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朝

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

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月以夕瓊曰儀

郊泰一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御用郊不用

春秋也則指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

神筮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

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宜小炊具有司云福

二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

瑄玉孟康曰璧大七寸謂之瑄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

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

祥宜因此地光域徐廣曰地一作夜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

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而

越告禱泰一以牡

徐廣曰一作牛

荆畫畫幡

如淳曰荆之無子者皆以繫齋之道也晉灼

牡荆節間不相當者章昭曰以牡荆為柄者也

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三星

為泰一鋒

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泰一常居也斗四星也

也名曰靈旗為丘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

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嚴實

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

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見僊人跡緱氏城上

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

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

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巧誕積

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

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

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

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

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

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

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

十五弦

徐廣曰瑟也

及篳篥瑟自此起

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候調始造篳篥

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

徐廣曰古然後

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

山澤兵須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象何

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

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

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

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當

牲以除不祥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

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

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

數年云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

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

僊人蓬萊士高世比惠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

九人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九首既以不能辯明封禪

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器示

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上行

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於是上

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月遂東幸維會諸儒圖封事氏禮登中

嶽文穎曰崧高山也太室肅昭曰崧高山有太室少室從官在

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

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

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

逐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

文穎曰武帝登泰山祭太一并祭名

言八神也一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

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

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

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

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

漢書音義曰臣

武帝已忽不見上既見天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

則大以為僊人也留宿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閒使

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

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

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

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

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

侯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車武上泰山亦有封其

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陞東北肅然

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

焉江淮間一茅三脊孟康曰所為神藉五色土益雜

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咒旋

牛犀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后去封禪祠其夜

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

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泰山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

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

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

如有望讀曰聞呼萬歲者三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

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禘肅然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與

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準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

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鄭玄曰蛇音移歷城毋出今年

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

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

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

泰山下天子既以封禪泰山無風雨藪而方士更

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

乃復東至海上望真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

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遼西歷北邊

至九泉五月返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也有司言寶

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

東井常昭曰秦分野也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常昭曰三能三

公後連坐誅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入

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

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祀泰一贊饗曰德星昭

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

敬拜泰徐廣曰一無此字祝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

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

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

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

出毋名乃禱萬里沙應邵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過祠

泰山鄧展曰泰山東自復有小泰山嶺曰即今之泰山北廣一百步深五丈還至瓠子瓠子隄名蘇林曰在魏城以南濮陽以

臣瓚曰所決河名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澶祠而去使二

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

滅南越越人勇之常昭曰越地名也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

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

出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

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漢書音義曰持雞用卜如鼠卜上信之越

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街常遽

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氏城韋昭曰如猶比也置脯

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

作蜚廉柱觀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如鹿頭如雀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甘泉則作

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

徐廣曰在甘泉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

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防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也

若西殿... 祠... 瓠子... 澶... 魏城... 濮陽... 蘇林... 瓠子... 隄名... 蘇林... 瓠子... 隄名... 蘇林...

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有光云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光應璜曰作通天臺也

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云王者敬事者老

不失舊故則芝草生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

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

天旱意乾封乎蘇林曰天旱欲使封土乾燥如淳曰但祭不立尸為乾封其令天下尊

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徐廣曰在扶風河縣

春至鳴澤服虔曰鳴澤澤名也在涿郡道縣北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

巡南郡徐廣曰元封五年至江陵而東以禮潛之天柱山號

曰南嶽應劭曰潛縣屬廬江南嶽霍山也浮江自尋陽出

椽陽地理志廬江過彭蠡祀其名山山川北至琅邪並

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

東北陟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泰

高旁未曉其制度齊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

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

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

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

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

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

十太宰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

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

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蓋泰山
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徐廣曰常五年一修封
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每脩封
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
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
驗然益遺冀遇之十一月乙酉徐廣曰二
十二日也栢梁裁十
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犧曰山名
在泰山下祠后土臨渤
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翼至殊庭焉漢書音義
曰蓬萊庭上還
以栢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

臺十二日燒徐廣曰日
一作月黃帝忍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

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

泉甘泉作諸侯即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

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

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

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

神仙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

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餘丈華道相屬焉夏
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徐廣曰
名字更印

章以五字

張晏曰漢據士德土教五故用五為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是也

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戎大完蝗大起丁夫人

韋昭曰丁姓夫人名

也雒陽虞初等以古詞詛匈奴大完焉其明年有

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其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時

犢牢具五色食所勝由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生而以木耦馬代

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

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

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

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劭曰崑崙玄圃五城十二樓北仙人之所常居以候神人於執

期漢書音義曰執其地名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

雖封泰

泰山禪

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王帶曰黃帝時

山然風后封鉅應劭曰封鉅黃帝師歧伯令黃帝封東

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徐廣曰在琅邪朱虛縣天子既

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里小不稱其聲乃令

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

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

者在泰山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

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徐廣曰天漢三年

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泰一后土三年親

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泰一及三二

實辛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官本音白以歲時致禮

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

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

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

十一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

人人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

以大入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

語矣然終羈縻弗絕異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

祠神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徐廣曰猶今人云其事不可知矣皆不信之正入數本皆無可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

入壽

論次

言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

論次自古以來山川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

君一得以覽見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

有司存焉

孝武本紀第十二



東海集卷之二十

世

